**113學年度第1學期通識講座紀錄**

講次 :第1講

講題：AI時代的文藝創作

講者：廖咸浩 教授

時間：113/09/20(五)10:20~12:00

地點：湖畔講堂

紀錄者：金迎

今天的講者廖咸浩教授現任台灣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。教授歐洲文學史。曾任公視新聞國際新聞深度報導節目《閱讀天下》第一代主持人、中華民國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、國立台灣大學主任秘書。並取得台灣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學士、碩士，美國史丹佛大學文學博士。創作文類有論述和散文。對於臺灣的當代文學、文學評論及臺灣現代文學，透過「解構中國」這個中心議題展開。除評論作品外，尚有比較詩學、英美現代詩、現代小說。現多投入於AI世代對環境所大來的轉變與因應等方面進行研究。本次廖教授將以〈AI時代的文藝創作〉為題，講述如何在劇變的時代裡重新解釋「藝術」是怎麼一會事，該如何與之互動等等，也使我們能有更彈性的心態、更全知的視野面對社會的變遷。

AI時代進入生活後人們該如何因應、回應？是近期講者以及在水生火熱生活著的人們迫切想知道的問題。對於這個講者提出的叩問，所延伸出的又進一步包含，該如何看待、評價AI所創作出的作品？與「人」的作品並置時又該如何重新思考創作的價值，亦或是說「人」的價值？。透過一連串講者的提問，聽講的同學無不燃起了熊熊的興致。

青銅器是不是藝術品？講者提到青銅器在被創作的當下或許尚未有藝術的概念，當時青銅器僅僅作為一個承裝酒的器皿，也就是說和生活與儀式環環相扣；同時也提到「巫」的角色，作為所有知識的匯集者，甚至可以說是古代的博士，百科全書，作為執行儀式的人，且儀式具備約束力，因此其所掌管的權利相當大。然而在時代的演進下，巫多半受到武士的鉗制，使得巫師的權利受到削弱，壓制，而遭到流放。四處流浪的巫，以及政權轉移使得原先同為一體的知識遭到區分、分化，因此有了藝術、文學、科學等學門。

若是以現在的眼光回頭看，便可以發現我們所視為藝術的古代作品，在過去皆有著極強烈的宗教功能。因此講者所欲強調的是，藝術的定義是不斷地在改變的，藝術的功能亦是，不過其中卻有著重疊之處以及其轉變之脈絡。當商人的角色出現，進入文藝復新時期，藝術作品的形式便大大的改變了，同時藝術的價值也有了轉變，以〈蒙娜麗莎的微笑〉為例，肖像畫由商人付錢給藝術家繪製，藝術與商業因此產生出的供養關係，甚至可以說當時的藝術家儼然成了工匠，為商人所服務。不過講者進一步提到商人階級背後的自卑心態，因為相對於貴族，其自知是沒有文化的，因此將藝術的行為扭曲改造，以新的價值觀服膺商人思維，並與從庶民文化中切割出來。

現在看待藝術的方式，也受到文藝復興以及商人階級的普及影響著，然而種種的藝術型態業未嘗削減，鄉里間的北管演奏、演藝廳裡的交響樂演奏並存著，這背後也關乎著文化與環境變遷的緊密關係。在西方商人階級，商業活動相對蓬勃便會導致演藝廳裡的藝術活動發展快速，東方則不然，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。

而進一步提到中產階級對藝術生態的影響，也就是藝術家角色在那樣的時代裡因此被被看見，不過也使得藝術與庶民之間的割裂；講者舉出中國著名爆破藝術家蔡國強，提到現代我們所認為的藝術家各有著自身奇特的表達、表現方式，如蔡國強從繪畫藝術轉移到爆破藝術，進一步呼應藝術在現代越發屬於少數人，然而當藝術追求的是獨一無二的表現方式，那藝術還有本質可言嗎？我們不經這麼問。

前衛藝術中達達主義、未來主義、超現實主義，便是為了打破生活與藝術間的界線所發展出來的藝術行動，如諧仿後帶著髮捲的蒙娜麗莎。以杜象的作品〈噴泉〉作為例子，其挑戰了藝術原先精緻、無中生有的價值，在〈噴泉〉的作品之中所欲強調的便是轉換觀看的角度、活歸生活。透過在想像中連接生活中的不同物件，進而啟發思考，杜象將之稱為FOUND ART發現藝術。

另外，電影〈駭客任務〉便是一種對於AI世代的警示。呼應電影中的情節，講者提到現代大多數人活著便像在作夢，因為多數時候人們並未以自我的意志行動，所服膺的包含教育體制所開展的劇本、過去所學所聞而建立的經驗都深刻影響著我們，也都可以說是夢境的一環。然而，除非當我們在「思考」，思考生命的價值，一如超現實主義的其中一句宣言：「生命在別處，尋找生命的意義。」

唯有透過新的思維、視野、思考，才能與AI共創一種新的生命價值，從唯一的社會秩序跳脫出來。必不可少的是，了解作為人類現有的優勢，而講者認為，「了解比喻」便是人的一個獨特的能力，也是人與猴子之間的區別，任何一隻猴子看到花生都會去拿，但只有人會想摘星星，這便是一種比喻；而看待藝術作品也是看見其中的隱喻，是一種所有人類皆必須培養的鑑賞的能力。

藝術可以讓人看見不同的自己與世界，因此反過來說任何有這樣的功能的物件、環境皆可視為藝術，因此或許我們也可以說藝術即是生活，若是我們可以掌握這樣的思維，想法便能不受到AI作品的限制。